

# 麒麟童的世界

## ●江葦

### 與梅蘭芳同庚同台

提到周信芳如果有人不知道，說起麒麟童那就無人不知了。他在京劇界獨樹一幟，紅遍大江南北。從一九〇七年進入上海開始，直到使他遭到慘禍的「文化大革命」前，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一站就是六十個年頭。其中，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三年任上海丹桂第一臺後臺經理期間，曾自編、自導、自演的六十多個劇目，僅是在這一家劇場，就持續演出八年之久。這種盛況，不只在京劇史上是「史無前例」，即在整個中國戲曲的歷史長河中也是一大奇跡。麒麟童對觀眾魅力之大，可以想見。

周信芳原籍是浙江慈溪，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出生在淮陰江浦。父親周憲堂迷戀京劇，又迫於家計，便化名金琴仙正式下海唱戲。周信芳七歲就開始在杭州拱宸橋「下天仙茶園」正式登臺唱戲，因為是七歲，便叫「七齡童」，後來人長大了，藝名就不合適了，曾改名「七靈童」、「萬年春」、「時運奎」，後來有人寫海報一時誤寫，錯印為「麒麟童」，這就使

他有了一個既諧音又吉祥又別致的藝名。

周信芳十三歲開始北上演出，去煙台、大連，一直到東北，甚至到過海參崴。最後，他終於到了京劇發祥地北京，並且在北京最負盛名的富連成科班搭班演戲，與他同時在富連成搭班的有梅蘭芳、林樹森。周信芳和梅蘭芳是同庚（同歲），又幾次同臺合演，他們從小建立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晚年。在慶祝他們舞臺生活五十年時，兩人曾在北京合作演出《寶蓮燈》珠聯璧合，一時稱為「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在北京，他常觀摩譚鑫培的戲。有一次他們同臺演出，自然周信芳的戲碼排在前面，譚鑫培在臺側看他的戲，只說了一句話：「這孩子步子太大。」他領悟到，臺步邁得大，行頭後擺就擺動大，不好看；而且臺步大也不符合人物的身分、心情等等。還有一次他演《連環套》的黃天霸，寶爾墩則是前輩老演員李連仲。「天霸拜山」時有一段緊張的對白：

黃：彭朋爲官如何？

寶：爲官清正。

黃：既然爲官清正，爲何罷職丟官？

寶：被惡霸武文華所害。

周信芳少年氣盛，問一句進逼一步，李連仲也不言語，看他一眼，退後一步。這樣一句一步緊逼，一句一步後退，不知不覺退到臺犄角去了。這時周信芳才猛然省悟，自己太過份了，也就是破壞了舞臺調度和畫面美。

譚鑫培的一句話，李連仲的一句也不說，都給周信芳以難忘的教訓。這時他才十七歲。

### 深厚邁勁唱出麒腔

一九一三年周信芳風靡了全上海，他渾身是戲，一時無雙，但他還未到二十歲就倒了嗓子。有人謠傳是仇人在「飲場」的茶水裏放了「耳屎」，其實這是神話。道理很簡單，嗓子沒經過科學訓練，使用過度，當然要壞。可是周信芳並沒有因此而去「跑龍套」混飯吃，他卻把他沙音嗓子改造成爲別具韻味，特別適宜於表演那些性格剛直的中老角色，顯得特別蒼勁有力。他的唱腔，瑯瑯上口，非常大衆化，早在二三十年代，許多麒派唱段就風行大江南北了。力是麒派的表演

美。馬派表演中當然也有蒼老深厚的成分，但著重追求的是瀟灑、輕巧的美；麒派表演雖然也瀟灑、俏皮，而其主旋律卻是深厚、邁勁的美。周信芳特別注重做功，做功中又特別著重剛勁美。後來有些人學麒派，常把高昂明亮的嗓音，喊成周信芳的沙啞喉嚨，把他本於情發於形的外部形體動作，不論劇情如何而過火地引用。「灑狗血」，博取廉價的掌聲。周信芳自己不得不一再申明：你們不要學周信芳，而要學麒派的繼承和革新的精神！

### 拍攝電影江南伶傑

周信芳是一位京劇革新家，也是一位愛國者。一九一五年他與愛國藝人汪笑儂同臺演出，汪的愛國精神給周信芳很大的啟迪。這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宣佈恢復帝制，周信芳自編自演了《王莽篡位》加以諷刺；五四運動，周信芳演出了《學拳打金剛》，這個戲很粗糙，但演出效果卻極好。周信芳回憶說，當演到痛打陸宗輿時，臺下觀眾竟然激動得跳上臺去打，嚇得扮演陸宗輿的演員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大約在一九二一年，周信芳第一次拍電影，那是無聲片，周信芳拍的是《琵琶記》中的《琴訴荷池》和《南浦送別》，導演是楊小仲。戲曲而拍無聲片，當然有點滑稽，可是當時電影剛進入中國，能參加拍電影已是非常時髦的事了。後來他又拍過黑白片《斬經堂》、彩色片《宋士傑》、《坐樓殺惜》、《徐策跑城》等。四十年後，周信芳拍《周信芳舞臺藝術》又是由楊小仲導

演，他們二度合作，都已垂垂老矣，可是電影片卻既是彩色，又是有聲的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孤島，周信芳編演了《明末遺恨》、《徽欽二帝》，對當時紙醉金迷的孤島上一些人們起著激發其民族意識的作用。抗戰勝利後，田漢從重慶返回上海，去黃金大戲院探訪周信芳，這時他正在演《徽欽二帝》，田漢寫了一首詩送給他：

「烽煙九載未相忘，重遇龍年喜欲狂，烈帝殺宮當慷慨，徽宗去國倍蒼涼，留鬚謝客稱梅大，洗黛歸農美玉霜，更有江南伶傑在，舞臺深處築心防」。

這裏龍年、伶傑都是指周信芳，梅大是稱梅蘭芳，美玉霜則是稱程硯秋。

### 愛讀史籍認真演戲

周信芳是個好讀書好實踐的人。他堅決反對那種糊塗塗人的形式主義表演，認為「不曉古今世情和人間苦樂的演員，不能算是個唱戲的；不然一切，不博覽群書，也就難於將古人演得出色。」他從司馬遷的《史記》到明清的筆記野史無不涉獵，而主要精力則放在《史記》、《漢書》、《三國志》、《宋史》、《明史》等幾部史籍

上某些和戲曲作品的題材有關聯的篇章，他尤為熟悉，談起來如數家珍。（蔣星煜：《談周信芳的史學修養》）據周信芳的女兒周采芹說：「在經典劇目《打漁殺家》中，他對主角角色所做的準備功夫，正是觀察真正的漁家在黃浦江上撒網——當時聞所未聞的一套程序。」周信芳演戲如

同一場戰鬥，出場之前就已經進戲，非常認真地「帶戲上場」。在場上表演儘管天氣炎熱，也要控制出汗，保持形象美和表演的從容自如。回到後臺，汗如雨下，人也癱軟了。這樣認真的演戲是罕見的。

周信芳不斷編演新戲，一生中大概演出二百個戲。一九六四年周信芳在舞臺生活六十年紀念活動中演出了《海瑞上疏》，體現了「我為人民鼓與呼」的時代精神，但這齣戲正好撞在「文革」的槍口上，以致他被迫害致死，如果不是這場政治大災難對他的迫害，他還會為中國人民奉獻出更多的好戲。

### 海誓山盟娶得愛妻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站著一位賢內助。周信芳的妻子裘麗琳便是如此。裘麗琳為周信芳主持家務，為他理財；跟他跑碼頭演戲，與幫會周旋，為他教育兒女；采蘊、采藻、采芹和菊傲、英華，一個一個都成為紳士淑女，學有專長，而沒有一個是伶人，打破了傳統模式下伶人子女的既定命運。

周信芳與裘麗琳有一段羅曼史，簡直像傳奇故事。

裘麗琳的父親是上海新天成茶葉店和裘天寶銀樓老板，叫裘仰山。他原是天成茶莊的夥計，有個蘇格蘭商人叫阿爾斐特·羅斯在茶莊買了一大批貨，但只付三成款，其餘是期票到明年船回上海再兌付。裘仰山接了這筆買賣，老闆卻大發雷霆，告到衙門，判決為裘仰山失職，要他賠出

一半貸款。這樣裘仰山不但傾家蕩產，而且丟了飯碗。不料，羅斯按期回來，輾轉找到裘仰山，給了他一筆經濟補償，並與他合股開辦新天成茶葉店，又把他的獨生女兒愛麗斯·羅斯嫁給了裘仰山。裘麗琳便是這樣一位富家小姐，她曾經在聖貞德女校讀了七年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當時周信芳正在上海丹桂第一臺演出連臺本戲《漢劉邦統一滅秦楚》，裘麗琳去看戲，正逢周信芳演鴻門宴中的張良，在滿堂彩聲中裘麗琳對這位英俊飄逸的周信芳產生好感，於是她每天看戲，關注周信芳的一切。她瞭解到周信芳年正三十，已與父母包辦的比他大四歲的妻子分居，過著獨身生活，她便寫了一封信給周信芳表達愛慕之情。周起初以為這不過是富家小姐一時的衝動，未必有真愛情，而且當時戲子社會地位卑微，與大家閨秀結合，必受社會各方面攻擊，於是置之不理。

但是，裘麗琳的愛卻愈來愈強烈，情書不斷，每天坐在第三排看戲。最後，周信芳幾經躊躇，才決定到南市半淞園會面。誰知兩人談得十分融洽，便經常約會。為了避免麻煩，兩人常是分別僱車到郊區鄉村漫步，肚子餓了買副大餅油條充饑。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此事被一些小報添油加醋，傳揚開去。裘家馬上採取措施，把裘麗琳嚴密監視著，同時又請客花錢把小報的「桃色新聞」平息下去，又警告周信芳，如再與裘麗琳往來就別想再在上海碼頭混下去。最後一著是把裘麗琳下嫁給一個下野軍閥的獨生子，準備擇日在上海完婚。

在這關鍵時刻，裘麗琳通過身邊的比她小八歲的外公的姨姪孫女朱靈芝為她鴻雁傳書，與周信芳秘密商定：私奔。她乘家裏人午睡之際，在朱靈芝掩護下，溜出大門，與在馬車裏等地的周信芳會合，直奔北站，乘車去蘇州，住在蘇州閶門鴨蛋橋一家小客棧。周信芳立刻趕回上海，當晚在更新舞臺演出《漢劉邦》。裘家派人找遍了上海、寧波、蘇州的中高級旅館不見裘麗琳蹤影，而周信芳每晚照樣在上海演戲。不幾天，裘家接到蓋有本市郵戳的裘麗琳的信，表示與周信芳互訂鴛盟，如果家庭不予諒解，甘願同家庭脫離關係。接到信後裘麗琳的哥哥裘劍飛要幹掉周信芳，或請律師控告周信芳「拐騙婦女」，但是裘麗琳的母親有愛女之心，同意了裘麗琳的要求，周信芳與裘麗琳兩人到杭州一趟，便算是行過婚禮了。遵照裘母的「約法三章」，不登報、不請客、不通知親友。周信芳與裘麗琳確實是一對有愛情基礎的夫婦，他們白頭偕老，同歡樂、共患難，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半個世紀。

### 文革時受摧殘最慘

周信芳在上海擔任過上海京劇院院長，「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的《海瑞上疏》便成了大毒草。海瑞本來是個好官，也是毛澤東贊揚過並且關照吳可以寫他，要發揚海瑞精神的。豈知「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海瑞的戲，都是為彭德懷翻案的大毒草，都在批倒批臭打翻在地之列。周信芳的《海瑞上疏》有一場抬棺材上金殿的戲，這自然便視為「窮兇惡極」的攻擊。再加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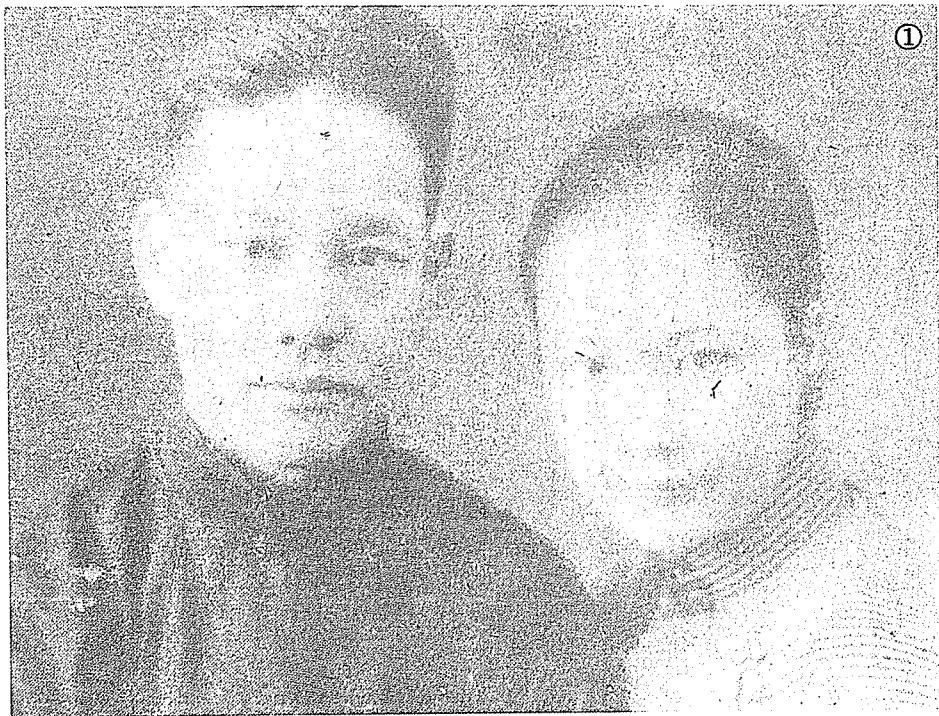
它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周信芳便成了上海戲劇界的頭號「反革命分子」；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一九七五年，也不知批鬥過多少次。不僅在上海門，還要拉到奉賢等地去「巡迴游門」。巴金、袁雪芬、丁是娥、周信芳，這是經常被拉出去游鬥的，甚至在六、七月間上海酷熱的夏天，也按著排定的日程，用汽車裝載著每天游鬥，一鬥就是個把月。可憐這時的周信芳已經患了白內障，開過刀，咫尺不能辨人，耳朵也背得厲害。而且年近八十的老人，怎經得起這樣精神和肉體上的摧殘呢？這是張春橋他們對這位批不垮、鬥不死的老藝人，竟堅強地活著，寢食不安，存心想把他早點鬥死。張春橋在有一次有關周信芳問題的會議上殺氣騰騰地說：「不槍斃他就是寬大。」周信芳被批鬥、被押架游街，最後不堪折磨，一九七五年三月逝世，整整活了八十歲，他的夫人裘麗琳也被迫害致死，他的一個孫女因受驚嚇成精神分裂症而自殺。他的兒子周少麟兩次被捕入獄，一家人弄得家破人亡，而他們又何罪之有？在知名藝術家周信芳及其家屬是受摧殘最慘重的。

### 劇界研修麒派藝術

十年浩劫過去，周信芳雖然得到平反昭雪，可是過去那種「家家爭唱蕭相國，人人競看宋士傑」的情景再也不見了。舞臺上不見麒派戲，戲校不教麒派戲，今天的青年人很少知道「麒老牌」了。一九八四年中國劇協上海分會辦起了一個「麒派藝術進修班」，一九八五年周信芳誕辰九

十周年，在上海舉行了盛大紀念活動，童芷苓、周少麟和上海一批名演員合演了《烏龍院》等麒麟派名劇，大會還宣布成立「周信芳紀念館」和「麒麟派藝術研究會」。人們為裘麗琳女士舉行隆重追悼會，為周信芳掃墓，公道自在人心啊！時值

①



清明，細雨霏霏，益增人們對這位京劇藝術家的懷念！周信芳在六十多年的舞臺生涯中，他以剛勁美而稱雄劇壇。他的代表作《四進士》、《清風亭》、《蕭何月下追韓信》、《徐策跑城》、《烏龍院》、《打漁殺家》、《打嚴嵩》、《義

責王魁》、《海瑞上疏》，無不是表現正直耿介、堅韌不拔的人，雖有氣質與個性的差異，但在性格剛直這一點上他們卻是共同的。而周信芳個人的性格也是剛直不阿。他不只是為藝術而死，也是為力抗權奸而死。

②



①周信芳（左）與第二任夫人裘麗琳（右）合影。

②周信芳在「封神榜」劇中飾演比干的造型。